辽宁日报
艺术特刊

二十四节气画卷

2022年3月7日
星期一
07

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冯赤 赵琢
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周仲全

惊蛰

回暖，蛰伏的昆虫苏醒过来，古人认为这是雷声振动的结果，故称惊蛰。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每年的三月五日左右。三月初，天气

山河回暖 草木萌芽

本报记者 凌鹤

《惊蛰》国画 朱樵

《春山晓霭》国画 周笠(清)

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节气

农历二月，阳气生发。化作春雷，唤醒了蛰伏的动物；化作春雨，滋润着待放的百花；化作春风，融尽了边塞的残雪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二月节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《黄帝内经》曰：“春三月，此谓发陈。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。”

传统文化中，惊蛰有三候：“一候桃始华，二候鸲鹆(黄鹂)鸣，三候鹰化为鸠。”这里说的“鹰化为鸠”，是说鹰在春天躲起来安静繁衍后代，而鸠从蛰伏状态活跃起来，鸣叫求偶。这时会看不到鹰，却感觉到处是鸠，古人认为是鹰变成了鸠。

此节气，百花盛开，冬眠的昆虫也都来凑热闹，或跃于枝头，或觅食于花草间。与此同时，安静了一冬的田野也热闹起来，到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节气，山河回暖，草木萌芽，世间万物皆沐浴在春的恩泽中。

惊蛰在农业生产上是一个重要的节气。在华北，冬小麦开始返青。在江南，小麦已经拔节，油菜花开。在岭南，降水丰沛，农作物尽情生长。随着气温回升，茶树开始萌动，“明前茶”要来了，各种果树也都进入生长的好时节。我国自古就将其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，朝廷往往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布劝农耕种的诏书。

民间祈福，消除百害

惊蛰日，万物惊醒，害虫也会随之而来。我国的一些地区有“祭白虎”“打小人”“炒豆子”“吃梨”的民俗，祈福健康平安。

广东民间有“祭白虎化解是非”的习俗。据称白虎为口舌之神，每年会在这天出来觅食，开口伤人。为求平安，人们便在惊蛰当日以猪油、鸭蛋等喂食纸老虎，避免其张口伤人。

山东民间在惊蛰日要生火炉烙煎饼，意为烟熏火燎杀死害虫。山西一带民间有吃梨的习俗。梨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水果，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。梨生津润燥，又与“离”谐音，惊蛰吃梨寓意与害虫、百病分离。

陕西部分地区，惊蛰日要吃炒豆。人们将黄豆用盐水浸泡后放在锅中爆炒，发出噼啪之声，象征虫子在锅中受热煎熬时的蹦跳之声。广西瑶族同胞在惊蛰日家家户户要吃“炒虫”，“虫”就是玉米。“虫”炒熟后，放在厅堂中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说：“吃炒虫了，吃炒虫了。”谁吃得越快，嚼得越响，大家就祝贺他为消灭害虫立了功。

春的生机跃然纸上

书画作品中不乏表现惊蛰节气。多样的形式、丰富的手法，表达对春的喜爱，对美的向往，并借物言志，抒发求真、向善的情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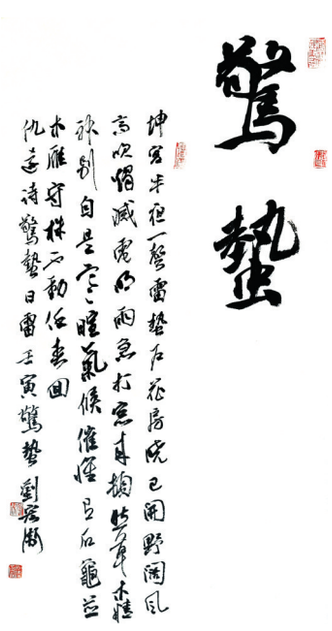
国画大家齐白石笔下的虫草，栩栩如生、逼真至极，成为画坛一绝。如版面上的蝴蝶、蟋蟀，寥寥几笔，其神情姿态便灵动万千。

清代画家周笠的《春山晓霭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画作神气内涵、虚实相间，浑厚中自露秀色。画作从勾线到细皴再到墨色积染，山石、林木、云雾层次分明，生趣盎然，展现画家面对春山、春景的愉悦之情。

再看极简国画《惊蛰》，画家朱樵描绘了一只黄鹂鸟飞上枝头，迎接春的暖意。地上的叶子迎风而立，一枝、一叶、一鸟，上下呼应，诠释惊蛰物候之意。

行书《惊蛰》由多次荣获兰亭奖、获评“兰亭七子”的我省书法家刘宏卫书写。内容为宋代诗人仇远的《惊蛰日雷》：“坤宫半夜一声雷，蛰户花房晓已开。野阔风高吹烛灭，电明雨急打窗来。顿然草木精神别，自是寒暄气候催。惟有石龟并木雁，守株不动任春回。”书法家在创作中融会惊蛰节气和诗意，书风稳中见险、平中见奇、自然畅达。线条游走动静相宜，如虫草萌动、似桃李轻绽，虚实、浓淡一气呵成。

篆刻《惊蛰》由我省篆刻家朱成国创作，风貌独具。“惊蛰”印采用古玺文法。针对笔画繁密的两字，在字的结构、章法处理上，运用疏密、虚实、挪让、对角呼应等综合手法。朱成国用刀师法汉将军印，刀拙锋锐，貌古取神。在篆字的转折处，刀断意连，于方寸之地演绎节气的主旨：“蛰”字下部的“虫”字偏旁，似地表下蛰伏的冬虫，在春雷中醒来，伸腰舒足，妙趣横生。



《惊蛰》行书 刘宏卫

提要

当众多精品，从不同视角来表现这一节气。当然，如此美好的春光，也吸引了艺术家们，创作有许多习俗来庆祝这一节气。各地各民族分地区已是东风阵阵、春光融融。如此大好春光，正好农耕、踏青，惊蛰，正值『九九』艳阳天。我国除东北、西北尚有银装素裹的冬景外，大部

微论 WEI LUN

择善而从之

凌鹤

惊蛰节气，万物因时而动，这蕴含着深刻的哲思，意在择善而从之。

“鹰化为鸠”是这个节气神奇的物候现象，尤有深意。鸠，是指布谷鸟，又称大杜鹃。外表与小型的鹰相似。于是，古人认为春天的鸠是由秋天的鹰变化而来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述：“虽阳和布气，鹰化为鸠，至于识者，犹憎其眼。”这段话是说古人把布谷鸟当作鹰的变体。尽管布谷鸣唱、惹人喜爱，但似乎仍然辨得出有鹰的犀利眼神，令人不悦。后人对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不吝笔墨解释：鸠，即今之布谷。仲春之时，鹰化为鸠，以柔软的身姿飞翔在春天的茂林之中，孟秋之月，鸠又化为鹰，见草木之摇落。

这样的解释是古人编织的童话吗？非也，恰恰是中华民族对生命哲学的洞观和预见：应气而生、应气而变，讲求万事万物繁杂中择善从之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，不仅是时令、农耕、养生的知识体系，更是具有科学预见性和哲学思辨力的中国传统智慧体系，纳古通今，具有很强的启迪性。

鹰为何化为鸠？是感应春天阳和之气。鸠又为何复化为鹰？是感应秋之肃杀之气。天地之气的变化，演变出四季更迭，万物之变。春天阳和之气的能量能让猛禽化为“口啄尚柔，不能捕鸟”的杜鹃，而秋之肃杀之气的力量又是多么惊人，把性情温柔、食虫而生的杜鹃鸟变成了凶猛的鹰隼。理论家说，气是天地、系统、环境，从哲学层面讲，气是自然的、生态的，也是人文的，是外在的、也是内在的。古人讲养浩然之气，是说善。今人说构建生态系统，道理相通，想要造就天地万物之和谐、畅达，首要是培育出覆盖天地、浸透人心的善。

惊蛰蕴含的生命哲学即在于此。当惊蛰的春雷震醒了百虫，益虫、害虫共生。当桃花始红迎来了百花盛开，当黄鹂鸣叫、杜鹃飞舞带起百鸟和鸣，在春回大地、万物以荣的风景里，阴阳共生，美丑共存。正如智者说：“天下万物，负阴而抱阳，并非非正即邪。”美丑共存是天地本性，生命却可以选择扬善祛恶。《内经·素问》言：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。”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精灵，只有亲近大自然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才能在这个宇宙时空中健康地生存和发展。学会从纷繁复杂中分辨真善美，让那些顺应自然阳气的正能量存留心灵，滋养生命，正向前行，正是惊蛰节气带来的启迪和省思。

《惊蛰》篆刻 朱成国